退溪先生集 十三

書

共三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答李剛而 楨○ 癸丑

頻累辱問不任感荷第審少有愆度之虞此乃有民社未免例勞神觀不須過慮但左右頃因孝服傷損之餘實非平人之比上體下恤固當盡誠保精嗇神亦宜無忽處己處人本無二道故爾滉經冬涉夏閒養甚適自謂可鎭日如此故不以退去爲急不意去臘復忝胄學辭避不得不得已靦顔再辱講座其如士林傳笑何適

值苦熱尤難强作非久當謀脫免也嶺南饑荒視他尤劇傳聞駭甚不知終作何狀病人無以展布四體以效涓埃獨有山林之樂以卒餘年而鄕閭蕩析盜賊縱橫山林之樂亦安可常保以此益無聊賴何緣奉面以寫此懷只祈爲時珍愛

答李剛而

每蒙垂錄嗣音不替愧荷之極滉再冒胄監曾是不意本非病人所堪而適因隣舍不靖移寓於泮近人家似爲久作係籍之計者殊可竊嘆

也吾輩悠悠應俗何嘗有一毫益己事山林靜
養不固至此而銷鑠無餘中夜以思使人身不
貼席彼此想無異懷來喻所謂酒樂之悔亦其
中之一事不樂留之嘆知非偶發也但公不以
藥言見砭而每欲借聽於聾豈徒俗人所恠智
者亦應不爾幸須諒察毋惜相先之道是所願
望黃敬甫忽作泉下人驚怛何限此人傷酒既
深而猶不斷飲竟至於此可爲世戒嘗見宋台
叟一否其人清粹可慕靈鬱珍愛不宣

答李剛而

過有來信陸續垂問如接清晤以灑煩滯何幸
之深仍審比來雅況佳迪僕再叨冑教謂不可
每徇私便至移寓其近庶欲努力而疾病侵陵
事之相掣者又非一端前月晦又蒙　恩又遞
得閒所深愧者皐比纔口以經四朔正如來書
所云啞者心欲之而口不能聲此固前日左右
所親睹也先發之云不記當時所指謂何未敢
有所再進耳來喻思故山秋興而有未歸之嘆
然此事在公則輕去祿養固甚爲難在僕孤露
餘生去就無難而久乖宿心俯仰桔槹此誠何

爲者耶每自笑歎然行止亦非盡由於人隨遇
而安無可着力之地延平正要於此用功但恐
吾輩志學不篤不免爲俗事遷奪是可懼耳

答李剛而

獲奉問字承雅履休佳紓寫曷比欝彼之從擧
國遑遑不知終何歸結也病漢身計十分中無
一分占地位近欲乞補關東一閒邑庶可少酬
平昔之願苦未有好闕耳薛公讀書錄非因知
傳習之比其言皆親切有味最多喚醒人處偶
因洪應吉聞貴府有刊本前敢冒叩即此垂寄

使衰懦者有所策勵公之惠我同行至矣僕何能有獻於左右耶苟欲聞之亦求之此錄足矣

答李剛而

蒙寄示新刊晦菴諸詩極荷愛厚不敢忘感與詩蔡註曾所未覩棹歌註解近方聞有之渴欲得見今合爲一冊忽墮塵几如見古人接緖言於千載之上感幸尤深滉前所以欲添入雲谷城南諸詠者以雲谷只取十二首而遺二十六詠爲未備又濯清乃城南二十詠之一取一而遺十九亦可惜故敢白而未及於事爲可恨耳

恐君欲見其詩故錄呈幸領覽何如滉比來殊
無意謂惟多見所未見書抱此還山足以遣老
豈非孤陋暮景之大幸但恨未得深契如公者
日相從而歌詠切磋耳未涯會奉惟爲時千萬
加重不宣

與李剛而 甲寅

前承見囑延平書跋以其事重大不敢輕自擔
當累度回避近緣病間思之終阻盛意亦甚未
安試爲構草適得許太輝書喻尊索序跋彥久
希正皆有故不暇辭亦不敢云而堅以其事見

推鄙意亦以爲若皆辭不作則人豈知此書始行於吾東首末耶故拙稾姑以呈去須痛加繩削可用則用之不可則更索於前數君大抵文章公道何可以情面而苟爲之耶適病倦爲甚但爲中草不能淨寫而送如有善書者使之改書如刋此草則其間界字行大小多寡高低塡補使十分整齊須煩親自審度庶免疎舛之失蓋非徒病倦實難遂度故耳此書冊本南彥經之物不可使其主失本刋成印出一本寄南亦善餘向寒加愛不宣

答李剛而

散人晩見政目未及修賀慶恨方深忽辱惠問豈勝忭喜茲者令公光膺　寵秩雖在令意爲未安公私賀幸豈比尋常大抵世有以行跡受旌賞者率多一善一節以成名者自不器之君子志於道德者而受此名固爲未安雖謂之不幸可也在宋徐中行以八行被薦而不肯行其意亦如是也僕固知令公之以爲病然古人云若避善名無爲善之路行積于身名登于上勢自然也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

爵吾與甫縻之　聖朝之所以待公者正如是令公何得而辭之況我東方士大夫讓爵而得遂其志者絕無而僅有恐令公又難得抗辭以遂本志也其亦無如之何只當祗受以思報效而已切不可如滉徒受無報不勝幸望

答李剛而　乙卯

春半猶寒承書知令履清健良慰渴懷如滉以近六衰齡加過去冬苦寒舊病新疹百出難堪亦理勢之固然不甚怪嘆但緣此不得專意於所事日覺有損而無進益之驗是用悶焉耳想

令公所自嘆不至如浞之深也延平答問竿木
隨身之語本禪家話頭但記其本語曰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而已實未曉其何所謂也故亦不
知此處借引之意若欲知之須先尋本語意趣
而後看此則必無難解第恐欲求淫聲以較雅
樂先已蕩於淫聲是不可不痛戒耳西林感慨
詩在朱子大全詩初卷恐府中無大全書故依
示寫在別幅兩書院所藏答問書兩件蒙許印
送深幸但僕今二十日前當乘船下嶺南其前
必未及送來然有易傳之勢丹陽郡人相續往

來於貴府付此人并以書喻郡守令轉送于豊
基則甚便其臨臯一件則又自豊送來僕居禮
安亦一日事也僕又送于新寧黃仲舉萬無不
達之慮丹豊兩守處僕亦當預告此意而去惟
令照在京屢得音信徜足慰心自今離索當倍
於常悵慕何勝惟各自努力以慎晚景爲第一
事耳不宣

答李剛而

東湖草草報書後念自此音信亦難屢接神思
悁悁行抵金遷憊臥旅窓忽承華翰一折兩得

其於慰適可勝爲諭僕之此行通人以爲當世人或以爲疑惟病人自處其身則無可疑耳舟行適值風雪陰寒無日不作艱保到此稍爲幸幸惟離索之憂正如來諭此亦無如之何但當各自努力庶幾晚節無大過耳兩書院所藏答問旣入行槖可以時傳令嶺南學者知左右爲斯學眷眷若是亦一事也晉普之別以德施普等語推之兩皆有義似難取捨前與景說所議亦如此其所以以晉爲定者晉有進義於尚德爲親切不似普字之泛泛故耳於盛意何如旅

燈明暗草報未悉

答李剛而

金遷報書後西望鬱鬱使至獲書承令體冲勝深慰懸慕滉前患濕證或成瘧脹經夏秋未差衰憊日甚眼昏不得看細字日間殊未下專一工力塊處山阜絶無觀善之益令人愧懼不已况龔巖捐舘溪山之樂事亦蕭索耶所幸年穀不至無收稍慰目前第以南中又至大歉似聞島醜來年將復作逆云是爲痛念爾蒙寄示棹歌註刋印一本遠記至此珍重玩誦極爲感荷

懼齋爲此註雖未知正得先生本義亦可以助發趣旨誠不可無也普字反覆思之似當以德施普之義作普爲是俟得本集不遺諭及則又幸之幸也

答李剛而 丁巳

久闕修問茲承令惠遠書具審近況豈勝欣濯滉病不減而衰益甚間中一二窺覷得者苦無精力可以擔當以是益嘆盛年之虛過也聞極留意於此學想今靜養之功倍昔宦遊之時恨不得會款以發蔽耳程氏遺書爲友人借去未

得依教他日取還當如所戒山林必未久處或得分符近州庶有相從之樂未間惟爲時珍衛不宣

答李剛而 己未

頃間久闕音信積有戀鬱不意行脚僧來獲奉手翰如拱璧之珍仍審養閒冲勝宛接謦欬欣豁病懷荷幸無已但承自嘆衰甚之示鄙意令公年未中半根本茂完不知緣何而如此亦未免恠訝之至然於進修膺享初不在是亦何病之有滉顚沛來歸百疾纏骨稍理舊業隨手若

失又無同志刮磨之益恐終爲小人之歸也以
此益思與公相從而不可得悵惘如何可諭來
价過門索答掛一漏萬惟冀爲道萬重以副遐
企

答李剛而

曾因朴固城獲承令問喜倒之極顧無因奉報
續聞有 召命遠未知行止何決久而後乃審
赴 闕又未幾而出參秋官其間令侍悰緒粗
可遠想欲致一書奉候而無便自廢今來令書
亦久滯中間而後得接具悉示諭之意不任慰

歎之交集也即日作冷令體何似所云行止豈容他人所與料揣於其間哉胡康侯之言眞可師法也況如滉者病退二字外更無謀身之策而時論汹汹憂懼萬端自無措躬之地安能爲令公謀去就耶但令公上有慈親去就之間必無太難如或乞外得與此間相近則何幸如之適因便遽萬不掛一惟冀萬珍

答李剛而 庚申

伻來獲覩令翰知起處康福欣慰何量滉守病藏拙且爾度日官人職守固難隨意出入況相

[illegible]數百里程乎開春之約亦何可必乎且鳩拙之甚尚未有朋友止宿之所近於江上構小屋未成想於春晩可有棲息處若有便可來來及此時聯床夜話庶可從容何幸如之大全書十八冊姑先上呈書類四十餘冊則黃仲舉欲印前所抄節必須再經校閱而後可印元本不可無之故今未上一二朔校畢當送其餘行狀之類亦有所考詩類則貴府自有其本恐不在所須也

別紙

滉從前志不堅亦或爲人所誤屢墮此阬輒多有悔吝彼才高氣豪者如是尚不可況如我輩安能效彼所爲也恐不如循蹈規繩庶幾晩境寡過耳此等過失在滉尤多無遠不聞願隨聞隨責以幸踈謬此紙所以先之也近見公幹云令公在京日戒酒甚嚴到府頗似破戒此雖爲主之道然恐非攝養之宜

答李剛而問目 朱書

更無打不過處漢語凡做事皆謂之打如與人說話曰打話買酒曰打酒取草曰打草之類是

也過猶了訖也更無打不過處猶言更無做不了處也

王近思甘旨有闕之問答云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之說來喻大槩得之蓋聖賢看得義理至大至重處極明無疑不容毫髮有所回撓遷奪故甘旨之闕雖人子之心所甚憂者亦不以是而別生意思別求方法以要必得之也無他知此爲極重則彼不得不輕故也今人每以榮養藉口而受無禮義之祿食者充類而言之與乞墦間而充甘旨自以爲孝殆無以異故君子雖急

於奉養不以是變所守也
甘旨有闕之說有未盡者復申之云如毛義奉
檄之喜張奉以爲親屈美之此別是一說蓋毛
公本有高退之志今爲養親而屈意故歎美之
若以非義求得而喜之則奉將鄙之而去矣
克齋乃石子重自號也子重求先生作記先生
自以學未至久而未作後乃作此但所謂天下
歸仁之說此段問答如此而呂氏克己銘所云
先生深非之見於講論者非一二然則先生初
用伊川說中間用呂氏說此段問答是也最後

又覺呂氏說太漫落無情理乃復用伊川說明
矣故今此記見於性理羣書而所云視天下無
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數語則無之意者
後來復用伊川說而刪去此說耳
鐵籠罩却以鐵作籠而罩物是堅固包籠不可
解脫之喻若看義理如此則寧有解悟自得處
耶
祭廷平文鞭繩已掣先生自言吾之進學力不
足而且暫休息則先生之教戒已加嚴督譬如
馬蹇之步方纔休息而人已以鞭繩加之以促

其進也此言吾不善學而賴先生誨督而成就
云爾
子餘即石洪慶也與子合皆漳州人先生稱其
強毅方正則其人美質可想子餘來學日以其
年長不欲痛加督責其後覺未可如此而方欲
檢督則子餘已行先生追惜其不能成就美質
故寄書子合云云耳因言與子餘同來而尚留
不去之人以新課嚴加督責則日有長進乃知
前日不欲痛檢於子餘者爲小仁而不及成就
其人豈不害於育英才之大仁乎今日督責於

習者似無面目而有長進之益豈不爲人作
長久乎
答萬正淳書絜底聖賢絜絜乃綿之著衣中者其
爲物輕耎無氣力蘊沓不疏快以此認取其義
調息箴息鼻息之出入者調勻和而攝養之也
此修養家導引法也故以鼻端觀白首言之蓋
後猶言逍遙也雲臥天行言仙人偃息於雲霞
而飛行於天上也千二百歲莊子黃帝問道於
廣成子廣成子曰我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
切脉觀雞按脉之流動相續而見仁之憤盈融

洩生生不息意思觀雞雛之稚嫩可憐而識仁之生理藹然惻怛慈愛意思大槩如此晦菴論之詳矣然此等須於性情上加工而體驗於日用之間至於積久純熟而後庶幾實見其親切受用處不然徒以言語形似想象思惟而得之則終無可得之理也狀仁以憤盈融洩語見性理大全西銘小註朱子問仁於延平書也切謂以指按物而知之也書璿璣註云一面加銀釘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即此切脈之切同義也

惟王硯銘點染之餘往壽適客來目適作通
在此唐本作適當從唐本爲是蓋是時呂子約
謫在筠州高安卽筠州今不言遷客而云適客
戲諱而託言之似若自逃世而去隱也壽猶獻
也獻酒於所尊謂之壽故凡以物饋人通謂之
壽此硯得之斯遠以修禮書令輟以遺子約故
云點染之餘往壽適客豪來示得之毋俾玄白
勉之使益進其學也揚子雲草太玄經閉門著
思時人譏其玄尚白子雲作解嘲云云末云默
然復守吾太玄 玄以言道之極至處未至於玄

則白矣

敬齋箴折旋蟻封蟻封蟻垤也北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小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爲難也按此云其泥墳起似若泥自墳起其實非自墳起乃蟻穿穴所銜出之土堆積以成者今見蟻有數穴相近者其銜土成垤分兩邊屈曲以成而通其間爲往來之道○右蟻垤之訓見語類書或附於几

間故傳上耳○又按非非謂乘馬者眞箇旋於蟻
封之間謂道之屈曲狹小如蟻垤者云耳
敬子與安卿不足不足即來喻所云不相能之
謂也但其上云氣習偏蔽各任己私難責一人
不是又云江鄉人失之固執其意似以敬子爲
非也其下却云安卿須移出舊齋不與精舍諸
人相干則又若歸責於安卿未詳其如何耳
請直卿掛牌秉拂按宋史黃公本傳變此一句
文曰便可代即講席蓋掛牌秉拂本僧家升座
說法者之事此戲借以爲升座講學之喻耳

鴻羽可以爲儀止不如曳尾於泥中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先生解此義以爲鴻之羽毛可用之以飾儀衞也然先生意又自疑以爲鴻必見殺而后其羽可飾儀物恐非本文之意故問季通不知當如何解此語耶若如吾說則鴻之不願殺身以飾物得無如龜之願曳尾於泥中耶莊子龜寧死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於泥塗乎曰吾將曳尾矣此說先生雖有此疑然易本義仍用此說

免除服而父之主永遷於影堂耶將與母之主

同在寢耶子從時遭父母偕喪而將先除父主
故所問如此影堂自家廟之制廢士大夫祭先
之室謂之影堂蓋奉安畫像於此而祭之故稱
影影堂即祠堂也祠堂之名始於文公家禮前
此稱影堂古人葬後即返魂設几筵於正寢奉
神主在此經三年子從偕喪兩神主同在寢矣
今當父大祥除父服故問祥後禫前父之神主
當先永入於影堂乎抑姑且無入而與母主仍
在正寢爲可乎云云先生謂自當先遷云者父
既祥除主當先入于影堂可也然此必子從之

父是衆子非入祖禰廟故其禮如此若入祖禰廟則其入廟節次又與此不同詳見家禮

看前日報行章疏止守吾太玄也行謂行遣放逐罪人謂之行遣時侂胄鷹犬之人必有上章擊逐正人先生見其報故言彼之誣罔構陷如彼我輩雖欲回變面目自汚其行自首身罪投俾乞免亦不可得只當從吾所好以待天命而已也

簡卿文字蓋簡卿因井伯求薦已文字於先生先生意有所不滿於其人不欲苟循人情而爲

與薦書故其言如此畏人來奪文字者謂我不欲薦彼而彼强來索取文字是無異於奪取而去故云畏人之如是爲耳先生嘗薦學古故云如學古之事乃我自作薦彼文字非因學古因人來索而應副苟爲之也

恐不免去故步莊子云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也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此當是用此言蓋欲學新步未得其法并與故步而忘失也引此以言上人之書法類此云爾

區區鳧鴈不足爲重輕楊雄解嘲乘鴈集不爲

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言江海之大禽鳥之繁
乘鴈雙鳧之有無不足爲多少先生引以比之
云耳乘鴈四箇鴈也
比來議論似稍寧息正恐不削亦反耳此引鼂
錯削地之策所謂不削亦反之語以言攻僞學
議論近稍寧息似彼七國不削反遲之時雖若
小幸然恐終必發其大禍則正如彼所慮不削
反雖遲而終成大禍云耳
道學文字鉤連隅落言攻道學章疏委曲周密
比之兵法正如武侯八陣營壘四方八面互相

鉤連略無踈闕處也隅落即方面也但華宗浪戰之語古必有不知兵法而浪戰者其名字爲華宗今未考得耳

玉界尺五代唐趙光逢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界尺不知何物必其形方且直以玉爲之故爲方直溫潤之比

菖蒲平安之報比都童子寺有竹長數丈李衞公令每朝報竹平安意必永卿有菖蒲先生在南康日所賞愛者故今戲問云云蓋借竹故事用之於菖蒲耳

詩不須空嘆莫愁來莫愁石城女子善歌此詩言停車野寺偶發訪梅之興但日暮天寒無酒可飲孤高悄寂之趣自與梅花相適不須呼歌者來然後可遣清愁也林和靖詠梅詩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亦此意也

柱後惠文秦時法冠章甫儒冠言毋以文法易儒術云爾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無不在乎中陽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至此地位也

太玄經此亦無其書嘗在京於友人處借得來看而還之不能詳其說大槩其書倣易而作易八八而爲六十四卦玄九九而爲八十一首玄之首卽易之卦也易每卦六爻玄每首九贊也所謂中首中者上中字是首之名玄之有中首如易之有復卦也下中字是中首九贊之居中者卽第五贊也此爲陽氣初萌處猶復卦一陽初生也故云云陽首一陽亦首之名而一卽指陽首之第一贊而言測曰猶易之象曰也所以釋逐贊之義如易小象釋逐爻之義也

答李剛而 辛酉

此間不通逹得枉牋甚荷存顧之意仍審履此初暑益膺冲福欣慰欣慰滉塊處山樊對時養病之外隨分自遣或於陳編內有所窺覷則欣然會心樂亦不淺只恨衰耗無精力可以爲己物耳示諭先塋碣陰已得南冥之文則所需者寫字耳滉安敢固辭以孫令懇乎但恐眼昏手澁不稱令意耳如必要見徵須作界紙三兩件送來老人善謬錯不可必於一紙内無誤書故也洪佐郞仁慶續淵源錄果曾來此適以他友

未及校正且藏在溪莊而身來江舍此人之來
未由取付近當取來勘過隨後送上二程粹言
則已校故付回使呈納但此書乃變語錄而文
之者其於變文之際或全變其語意或不能不
異於本旨者既爲未安而緣此之故雖有本文
之條校正甚難以其非全本文也坐是殊未精
校只大槩點竄而已惟一一鑑加商量以處毋
苟以鄙見爲從否也

答李剛而問目朱書

尋遂初賦晉孫綽字興公嘗作遂初賦有盛名

其後桓溫擅權欲徙江左民若干戶以實河南地人情恟洶舉朝莫敢言綽獨上書極言其不可書見通鑑溫怒其不附己以綽名士不敢罪斥但曰綽何不尋君遂初賦輒預人朝家事云云此引之言韓李本善類今亦附和議不復顧初心為可惜耳

無麪之不托與大椀不托按不托或作餺飥食物名麪即麥末即所以為不托者也言荒政所請廣糴米賞納穀等事宰相一切不聽則米穀無從而得之既無米穀雖欲救荒不可得也正

無麪末而欲爲不托不可得也故云某不能爲
無麪之不托雪寒爲麥豐之祥故飢寒者因爲
怨咨之諺曰哀我窮人今被雪寒凍死不知明
年何人享麥豐之樂喫得大椀麪食乎時先生
上封事極言近小人之禍言多觸諱囊封付出
上意叵測伯恭戒之故答之云云言我今若因
此得罪正如雪寒凍死之人不知何人得意恣
橫反享其樂耶
尤耐咀嚼傷急不容耐耐字書任也忍也凡物
味淺者才入口味已盡矣何任咀嚼惟其味雋

永則可任咀嚼愈嚼而愈有味可任猶可堪人
性傷於急者遇事或喜或怒便火急應去不能
以晷刻延忍而爲之故曰不容耐
別後惜取光陰云云 仲叔未知其姓名其爲人
懶慢爲學鹵莽故先生激厲之若曰別後勿虛
過光陰看書須痛加窮究令其有滿腹疑難處
則必有欲相見質問而恨不得相見之心此即
孔子所謂憤也 積此憤懷而及其相見之後欲
將向來疑難處說出質問心雖甚切而不能形
於言至於三五日之久心與口尚不相應此即

孔子所謂悱也云云言學者必有如此憤悱之
心然後能受教而可長進也
已發則人心云云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
子嘗有此言而旋自道其言之誤先生當此時
尚有見未到處猶以程子前說爲是故其言如
此後來覺得道理不如此乃深自以此說爲差
誤累與學者言之今不當據以爲信也已發則
人心先生既知其非而改其說今并抄於節要
書者欲見先生進道次第故耳
中正仁義分體用有二說太極圖說註以中與

仁爲動爲用正與義爲靜爲體此一說也答南軒東萊兩書皆以中仁爲靜爲體正義爲動爲用此又一說也滉亦向來致疑於此玩索累年而粗得其所以然之故圖說本章小註或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爲體義却是用朱子答曰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却自有體用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又曰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或又問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今以此等數說推之自

中與仁靜處爲體而言則正與義動處便是用自正與義靜處爲體而言則中與仁動處却又爲用蓋四者皆有體用故又互相爲體用所以兩說雖異不害爲同歸也

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所謂不能復成書者雖未知的指爲何書據此所稱子雲堯夫皆明數學之人則似指易啓蒙本義而言想當時二書或未下手或草創而猶未訖功故發此歎也其稱子雲正如韓子所稱之意而其稱堯夫意亦然耳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是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同父為人豪縱不撿無心地精一功夫故未免心累於外物（前書葺治園亭甚盛等語可見）是時其家亭子為大風吹倒來書言及其事因又稱羨舊日西京（宋都汴京以洛陽為西京）士大夫亭館之盛而自嘆其不如故先生之答反其意而諷之曰亭子為風吹倒非君之不幸也却是天意適會事幾而發此戲劇以警君君當因以自省不須嘆恨況彼洛陽亭館競尚奢華非君子之高致又何足羨慕耶

辨得此心即更撤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眞正大英雄人此心即上文勿視巍巍之心也言人能辨得如此壁立萬仞底心志氣槩則或更有大風撤破自家寢卧之房屋亦不爲之動心隕穫方且恬然露處而睡如此方爲眞正大英雄人又豈爲風倒一亭而屑屑嘆恨耶
職事甚覺弛廢已爲山主而不能恒在山是職事弛廢也蓋爲戲言以嘆居山之不能如意耳
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傳燈録佛以无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迦葉又困知記引楞

嚴諸說而斷之曰其言反覆多端不過以藏識爲主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其下又分言藏識有本體有末流云云其說滉所未知恐只以佛之眼目見識皆含藏眞實善法故謂之正法眼藏先生借引以喩道統之正傳耳

與王龜齡書擧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滉亦常疑之然其上三句各就一句内對擧兩事而互言之是一句兩事自爲相資相應至此則總其兩句對擧四事而互言之然善觀之則就兩句中

每一句兩事自爲相資相應與前無異只文法
有小變耳非換其分屬也惟於下文再擧說處
上三句六事各擧其三而歷數之下二句四事
則於分屬中只取其重者二事而言之問學之
屬以崇禮言固當德性之屬宜以溫故言之可
也乃以知新爲言似若以知新換爲德性之屬
此誠可疑恐只是一時偶然失照管而誤換說
也至如存心致知之先後來喻所引答吳晦叔
書盡之矣又按語類或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
屬朱子曰涵養此已知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

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
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
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
明滋養處竊意知行二者如兩輪兩翼互為先
後相為輕重故聖賢之言有先知而後行者大
學與孟子之類是也有先行而後知者中庸與
答晦叔書之類是也似此甚多不可勝舉然先
知者非盡知而後始行也先行者非盡行而後
始知也自始知至知至至之始行至知終終之
貫徹相資而互進也中庸之存心豈可謂成始

之敬大學之誠意孟子之存心豈獨爲成終之敬乎況可以中庸之尊德性只作小學工夫看耶胡雲峯於此章雖有存心非力行之論然非力行未有能存心者故朱子嘗有以知行論此章處混亦以知行言之

答李剛而

徵士之文蒼古峻偉甚可尚但往往有不循格例處此雖山林之人不遯世好之意然凡刻銘所以傳後今若不言後之指議者將幷及於操筆者曰何爲相徇爲此況來喻責以下字云亦

樵中之意也耶故敢以謬見妄有禀正云竊謂
先人贈職處旣以 王曰贈爾父起辭云云則
其下曰祖曰曾祖皆蒙上贈爾之文乃 上命
承旨而稱其先人之辭不應中間祖母曾祖母
獨舍承旨而直命其先人稱爲贈爾妻也故妻
曹氏妻鄭氏兩妻字當改作祖母曾祖母上下
語脉方通順而無礙矣參議參判娶室處以古
銘文格例言之當曰參議娶曹氏訓鍊院參軍
慶武之女生參判參判娶鄭氏議政府左賛成
臣重之曾孫谷山訓導賢孫之女生府尹云云

可也今先舉父祖則不稱姓而至某之女下方稱姓曰某氏此非但古無此例以理勢推之亦殊未穩今當欲改之別無增減字只用元文而上下互易之耳如何如何毛髮未成髮改作骨則尤好未嘗與物爲忤爲字未安改作有字何如猶未嘗教子爲懈其文近疎欲改作其教子未嘗少懈何如嘗篤學不倦嘗恐是常字之誤蓋學非嘗試一爲而遂輟之事古文嘗常雖有通用處不若作常之爲得也韋布破襪此用韓入座藝云如柝襪線之語徵士以自謙其材短固

柝當作拆

甚好意但作破襪則語似生而且僻不若因用

其本語本字曰析線則語穩而無病矣或只作析襪亦可蓋破字有病耳

賜爾毋養若干需不若改作養需若干爲文從

字順也榮餉五鼎餉字無來歷當改作饗乃宗

廟饗之之饗如何以上二段不及稟改徑於寫

本內依此寫了乃一時筆誤耳然恐無不可故

仍是納稟滉又有所稟觀古人爲人作碑碣叙

其世系處其先世之名當其初見則不得已直

稱之及其再稱則稱其官號初之直稱所以不

没其名後稱官號所以對其子孫而尊其先人也今此文其再稱也亦稱名者二生員與教授爲然恐亦未安也欲改之則其生員名再出字改作生員教授名再出字改作教授如是而已但如此則此處添兩字並上祖母曾祖母處添三字合爲多五字若欲以五字轉轉推移排塡則當於銘曰下空二窠處只空一窠可也如是則上賔下當得五空窠可以恰恰排塡無餘欠矣惟是凡文字下端須有些空界處方爲好箇樣式此則恰塡無空界雖若少恨然無乃不至

於大妨乎如何如何滉又白更思之　嘉靖皇帝二十有九年庚申春此庚申二字可無若去此二字則銘文末端當有空界二竅如何如何凡此所稟非敢自以爲是直以鄙見如此故不欲有隱於誠孝之下亦望盡以是咨叩於南冥翁容其裁量而去取之南冥吾與之神交久矣當今南州高士獨數此一人但念自古高尚之士例多好奇自用好奇則不遵常軌自用則不聽人言其見鄙說得無誚嗤之以爲俗末陳腐之法不足以采用耶大抵文字常格之外自出機

軸如兵法之出奇無窮固是妙處然其出奇處亦須有節度方略有來歷可師法故可貴而不敗若無是數者而過於好奇則不敗者鮮矣何可每每以是爲貴其合用正法處止當用正法可也今此文字全篇别一機軸好是兵法之出奇滉所欲改處皆是奇兵之中一二曲節合用正法處若並此而欲一一皆用奇而厭於用正豈不是好奇自用之病耶不知南冥以爲何如

答李剛而

示喻武烈角干有功烈於三韓如彼而丘壠荒

廢如許可見從來守土者之闕典而邦人之所羞病也今欲修治立祠甚盛舉也而昔之爲此等事可數其人何疑之有但昨者孫兒回自都下傳宋台叟之言曰慶尹吾所愛重之人但人言其爲武烈角干作佛宇百餘間以奉祠事何至如此謬訃後大父與慶尹相厚速以書喻罷之事歸告云云滉聞之雖知其出於妄傳然此聲喧播殊爲未安急欲奉告之際適見伻來故陳之如右且六七間精舍傳之曰百餘間人言之可畏如此又有一事滉所親歷者絕與今日

之事相類滉忝守豐基郡郡有龍泉寺有高麗
太祖畫像藏在木匣野僧不知奉護瀆慢甚矣
滉心不忍其然謀於寺僧爲作一間屋於寺側
將以奉安其像而令寺僧守之而已非有祠祭
之事也其時臺官聞此事曰先代王者之祭乃
興滅繼絕之義也而李某以一郡守私爲之甚
可駭也將以舉劾有人止之而止適滉亦病歸
遂不成屋而罷又安知今之君子不如昔之君
子耶此須十分商度爲佳且武烈碑石事滉亦
傳聞之甚歎其人之無識也還取刻立甚善然

滉意旣已斵小則古印碑文恐重刻而不相合
也如何如何然則别用他石而刻其印本無乃
尤善乎若還取其石則報使不可不爲且滉意
古者帝王祠廟立於民間而人得祭之者非一
此其始立之時豈皆出於朝命其亦出於一時
民俗之不忘遺德亦或出於守土者之爲未可
知也然今時與古時不同人見與已見不同前
日滉以只一間屋子安像猶得此謗況今置祠
設祭恐或如滉之得謗則其難處不但如滉而
已故滉意於武烈則只當修治陵墓改刻碑文

嚴禁樵牧而已於所立祠宇只祭角干其修葺禁樵亦如武烈之爲並爲置典守者三兩人而使鄉所專掌撿舉所刱精舍定爲童蒙肄業之地則事皆得體而譊譊之言亦可弭矣如何古者立書院以爲斯文美事而盧仁父星山書院得謗盈車世道至此可爲於悒然滉非欲左右隨俗俯仰以避謗議只欲處事合宜令人無指點處耳

答李剛而問目朱書

答袁機仲書論啓蒙下云說得太郎當了只少

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郎當猶言狼藉也卓立之也一下一回皆猶言一番也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本不可以言語形容今吾說形容極盡無復餘蘊似不合如此太漏洩天機故云說得太郎當了竺氏之教有二其禪宗者不立文字只拄杖卓一次便可曉人悟入其教宗者必普徧說法乃可以曉人傳法故先生於此戲借其說曰吾只欠箇拄杖卓一下無言以悟人之妙便是一番普徧說法豈不可以曉諭傳法乎先生此言頗若自誇非自誇也

程子所謂賢人之言引而自高不然道不尊是也

蓋幾仲雖是清名直節之人性執苦不信先生之言故喻之以此

答曺丞相書執贄還贄之心 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云云 以正吾身定天下 按儀禮士相見禮賓執摯而請見主人受摯而揖見已而主人親造賓家還前所受之摯物 注禮尚往來 又云不敢當其養也 據此觀荀子之言周公先執摯而就見者大賢也彼先執摯來見既見而還其摯

者次賢之人也今先生引之以言留相已所獻
書致意如此其至是周公禮敬賢士之心云耳
答許順之書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
與柯徐二丈見也順之會得先生說先覺之義
爲其不合已意故不以示徐元聘柯國材二人
令寄此書也諭之使徧呈諸同志相與商確爲
可不可如前日之得吾書不以示人也蓋順之
淳靜從游最久其終陷於禪學所見旣差於師
門多不合意其不以示人者一以諱師說與已
不同一以護已見之差謬也

答范伯崇書近覺此事全在底下此事爲學之事也底下指道理根本低平處言爲學當尋就根本低平處做將去乃善若欽夫之論經猶失於好高傷快處此病不可不知也

無復未發之時無復字非誤也謂不能愼獨之人當事物未至之前其心已先自紛擾故無復有未發之時也且戒懼與謹獨中庸章句分爲兩事而此書無分別言之者以動靜對舉而言則分爲兩事以首尾統指而言則通爲一事

韓歐曾蘇曾謂曾鞏字子固即南豐先生其文

亞於歐公所以令習蘇與莊荀之文豈不以受之資稟未可遽以向上事望之而屬文一事初學亦不可不知蹊徑故不得已而俯就之如此觀其上文有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之嘆則可知矣

答江德功書以物言者攙而附之於己如王陽明謂忠孝之理不可求之於君父只在此心之類是也以身言者引以納之於心如此書上文所論有禮則安禮記之意本謂有禮則身安耳德功必以爲心安之類是也

玄妙骨董骨董混雜也古有羅浮頴老取飲食雜煮之名曰骨董羹

答楊子直書尋事廝炒炒本作𤏲楚絞切熬也謂大乾也廝炒猶言相煎迫也相鬭謂之廝鬭相殺謂之廝殺

答游誠之書窮理涵養要當並進之說與中庸存心致知處及程子涵養進學一段意相合者看得出甚好甚好餘具前報并取詳之

祠曹牒如今禮曹給度牒也髡剃削髮也剃疑剃字別作擎夯作弄夯音向用力荷擔之意

棒喝禪宗棒音放大杖也喝呵喝也禪家問道於師其師或以棒打或大聲訶喝而問者悟入未知此何理也

劄住硬寨做去劄刺着也刺着而住言固住也硬堅也寨即栅字栅植木爲城言堅植立也大意與立定脚跟做去同意

塞斷中間莫令相通此但言博約當進其學各盡功力到功力盡時自當融貫爲一耳切不可兩下相靠相靠相倚相恃也如才做些博底功夫便倚此而責效於約底或才做些約底工夫

便倚此而望益於博底及末見有效益則便急惰鹵莽比如兩輪兩翼固不可闕一然兩輪當並進不可一進一否恃一而責一之並行兩翼當並鼓不可一鼓一否恃一而望一之並飛先生見學者之弊多在於此故發此言以救其弊但塞斷莫通等語太似分隔恐或記者語病也觀其上文初學且須云云則非謂學者終身如此也

淵蜎蠖濩揚雄甘泉賦作蟺即蟬字蜎於緣切蠖烏郭切濩胡郭切之中本註宮觀深邃之貌

嬗會嬗作嫺張晏曰刻鏤之形師古曰言屋之深廣也

別紙

名以鄉賢祠則益齋石灘祀之無所不可但盧仁父星山書院立鄉賢祠欲祀李兆年等滉亦以爲可其後衆論紛紛至今不定將至遂廢其祀滉與仁父似同受其謗今豈可又與令公同受謗乎呵呵故不敢輒有可否於其間惟令意裁之然旣祀角干爲鄉賢矣益齋石灘之添不添其謗無異則寧從令意而待人言如何可也

與李剛而 壬戌

夜來令體何如三日聯床之款豈盡千里命駕之意別後惘惘不能爲懷所祝行色珍衛益崇明德以副病舊之望幸甚

君去春山誰共遊鳥啼花落水空流如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初欲於石磵臺吟敘別懷偶思唐人此詩道盡今日事無以復加故只寫此詩送呈行軒想垂領悉也

答李剛而

石磵之別懷惡不寐翌早伻候于縣則行矣不

及而逐益令人惘惘如失不意片札飛來披讀喜顚非獨老情山中花鳥亦覺歡忻來洒當與大成共破別懷之鬱跋文當依前日三絕皆有改字又和唐人送別臨溪之句同寫呈似笑覽爲幸當相見日似已傾倒別後有無限合商量事甚覺逢場有未盡也惟切祈以時爲道自重不宣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吏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

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盡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旣而思之解携之際但有一人袞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幷書以寄季章以爲如何也

右晦菴先生與李季章書見大全書二十九卷想會亦見之滉平日讀此未嘗不賞味其言而三復嘆詠然未若近日之身當其境而親遇其事爲尤切而有味也但滉所賞味者只在一人袞暮滿坐作惡等語

耳至先生去國之際其所感嘆豈獨在於
衰暮與離別耶此則非今日吾輩之所能
窺測而言人還書此寄呈因以見別後老
懷之所在耳

與李剛而

价來偕蒙兩書備審近況甚慰懸戀滉比幸無
他牽掣保此天放但覺眼昏右劇殆不辨皂白
恐自今看細字不得殊自悶焉示喻縷悉滉自
聞所被謗言夜或不寐食或忘味況在左右豈
不大警愕乎滉於公相知相慕非獨今日自公

州縣去就田里退閒之時已熟於聞見矣又知年來孼孽嚮學之篤人所莫及豈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有所撓奪於其間哉而人言如彼豈不深可恠耶滉前書所以不得無言也然而兩事之中伊人來見事萬目所見虛實灼然不待分疎而可知其誣也其類雖微其居停雖蹔然人以難明之言横加指說而騰播之豈能家到戶曉以明其誣耶此乃公不避瓜田李下之嫌以至於此奈何大抵此等鼠輩正如膏油近輒汚人恨公不早遠之逐之以爲謗媒也已往

難追方來可勉惟在公益加學力明義理厲志節常自激昂植立庶毋令到得墜墮則老舊之望也來詩三復誦玩深荷珍賜兩絶一律率爾和呈切祈笑覽疑義亦以瞽說錄在別幅裁酌去取爲佳賀集跋文簡當可傳得之甚幸惟鄙述兩跋正自不堪掛人眼耳未涯奉面臨紙切切

別紙

示破兩條具悉其中洛中書所云果是前所聞儞所之言也旣自播說於人反謂人所播說於

我可乎大抵此公無城府多言說以其多言、
故可畏以其無城府故無甚害於人今於公之
事似爲己甚不知緣何故至此可惟可笑其人
已死而有此言則眞所謂無婦翁而撾婦翁人
言之可畏非獨今日大綱亦是公不避納履之
嫌故召此誣蠛士之處世須於此等處十分猛
省著精采乃可耳所云言路時一事未知何事
根未聞其略也此公於亡兄甚厚因視故人癡
弟亦不可謂不厚以此在滉亦無相絕之義但
所趣不同而多言如彼尋常未安處之甚不易

下數字恐誤

奈何奈何雖然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君子之心也凡百須自反加修此處謗之要更願勉旃向所妄作延平書跋文後來覺得文多冗長略加刪改懇本州官攺刋印來數件今送數件幸笑覽去取何如

答李剛而

伻來奉覩垂翰承悉展省回任神相台履淸福倍勝以慰馳戀滉憒憒如前幸免他患所刋文字許欲印惠深幸深幸兩書跋草甚佳何待妄評但其一有少可疑處略有數說錄在別幅幸

垂覽量宜而去取之或更以是意別加鍊詞入得盡善為佳非謂必用鄙說也唐鑑跋滉何敢作耶前已妄凾數書令豈當重疊作過須更求時賢善手亦與人同之好意也祠宇名號兩皆無妨然恐鄉賢祠尤得宜也其屋太高則損去至當但又以重有事於其間必更招多口耳詢條亦在別紙示及盛律不可無報率然續貂草呈博笑但覽後可藏之巾衍切毋遽上刋扳揭置楣壁以重自取人怒罵也此等事本非急務況於此舉公之不俚於口極矣今若加以鄙人

惡詩自相標揭以駭觀聽則其招尤速累不但
小小譏嘲而已近有人自南冥所來言湖南奇
斯文會與滉論四端七情書札往復事南冥極
以爲非至以欺世盜名目之云此言眞藥石此
名甚可懼此是吾輩人中乃有此等語況他人
耶此意令公亦不可不知故幷白之更望傾採
至懇至懇
言行錄跋自宋朝名臣言行錄止豈不題歟果
微似有剩語欲改作宋朝名臣言行錄乃紫陽
朱夫子之所纂集而其道學錄則李公士英繼

而編述者也其一代人物之爲道德文章爲功業節義者磊落相望備載一書可師可法其有補於世敎豈不偉歟何如諸公諸賢兩諸字似有病欲作名公鉅賢或作名卿碩士何如更詳所改兩說皆未甚穩無已則反不如仍舊之爲善

呂滎陽榮當作滎爲世道慮者讀是書豈不有鑑戒於斯焉今欲改云而況讀是書者不但曰論人物別是非而已其必有聳慕興起而有得於服膺師法之際則其關於人材世道之益爲如何也尚未見錄者抑何意耶欲改云尚未

見錄何也是則後之覽者所不能無恨云爾

答李剛而問目

益稷絺繡之絺本註讀爲黹來示黹作黼誤也黼萎黹也與黹字本不同也黹讀曰弖上聲箴縷所紩也今人呼縫紩爲黹字又作絺鄭云刺也今按黹字見於韻會者如此則益稷絺繡之絺本當作黹而通作絺耳 箴即針也 史記黹丁履反

鄱陽湖鄱水名音婆字省作番耳非別有番陽也音之爲婆何疑番昜即鄱陽也昜古陽字也

鄱陽即豫章縣今饒州也

周書考翼其一訓父老敬事者泛指父老而言

蓋父老乃當敬事者也其一父敬事者即自人

子而指其父言則父固子之所敬事也兩處言

同而所指不同如此

聖知章水毋之無蝦水毋水蟲之無目者附於

蝦借蝦目以行無蝦則不知所向聖而不知者

似之

近因書來搜尋故篋得前所往復草紙内有大

學或問疑解十餘條其第八條入門款之義解

云款條款也且引吏文語以明之此實混不知而強說心常未快去年在都下得柳仁仲解此云款如今獄訟之供招也入門款謂初入門所供之招辭也今俗謂之原情招者是也此說恐是

經文物格註無不到窮理而到格字義理之極處或問論止至善註無不到行善而到止字義善之極處一言知一言行亦不同也

答李剛而

辱惠書承齒患未快殄而福履冲勝無任瞻慰

又愚精舍告成講學有緒慨想之懷更不可勝
喻也前書請勿刻鄙句之意非欲以是避掛名
其間也當衆口指目囂囂之際遽以吾二人題
詠高揭墻壁則其爲怒罵之囮必矣不若姑徐
之以待其定然後觀如何處之未晩故云耳且
中南冥所言非直指老拙乃指與老拙往復論
辯之人而言耳然前日滉所以擧此言於左右
者非有嫌怒於南冥而云吾輩日講聖賢之言
而躬行不逮其謂之欺世不亦可乎雖自無盜
名之心而世或謾以此名歸之其謂之盜名亦

不可謂盡無也然則南冥之言豈獨奇明彥所當警懼實吾輩皆當策勵終身庶乎其可免矣今示欲問知其實而解釋之則不唯非滉奉告之本意又非古人喜聞過來規責之道幸乞深諒鄙悃兼冀左右亦不可無此戒也狂詞數目答在別紙垂諒去取其不中者却以見喩幸甚

別紙

心經註序圖眞心于聖經賢傳之中所謂聖經賢傳指心經所引諸經傳也圖眞心謂計欲存心於此經傳格言至論中云耳恐非有他義也

林隱心圖若篁墩所取入宜略自表說其附入之意而無一語及之亦恐後人之爲之然無所考矣

心經贅棐几棐本作榧今之榧子木可爲几案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詣門生家不遇棐几滑淨因書眞草相半其父誤刮去生驚懊累日云即此棐几字所從出也

篁墩心經末專主尊德性而抑道問學一邊其意欲救世儒尚口耳緩踐履之弊若只如此而已則雖其說不能無矯枉過直之失猶之可也

其後復別立一說以爲朱子早攻象山晚年自覺其非而與象山合乃著一書名曰道一編以證明其說于時有陳氏名建者憤其誣天下爲著學蔀通辨以斥篁墩之非云此說見皇明通紀二書恨皆未之見也然篁墩之學卒陷於陸禪不可掩矣而今者中原人舉皆爲頓超之說滔滔若懷襄吾東人稍向學者亦多有流入之兆朱先生平日於陸氏深憂永慨而力排之者爲是故也雖然心經一書不可以篁墩學術之差而非毀之也何者書末所引朱子歸重於尊

德性諸說實先生自覺其中間微有所偏而自警策以厲門人期至於大中至正之道非求合陸氏之謂也而篁墩於此亦未嘗以陸氏一說參入於其間讀者但見其有捄世之深意而無歸於異端之可懼則是書之可尊可信猶昔也何可以道一編之故而并有疑於此也哉故滉嘗作心經後論一篇以發其意今以寄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答李剛而

頃來書問即已修報不意續又垂翰寄以新刻

四件書精刋善裝不啻百朋之錫深幸且感但其粹言跋文今更審視則全篇大謬不勝驚愧老昏疎脫其初旣不詳覈而卷帙已納于賁寀至其題跋之日無本書而只以誤記者率意妄作致此厚悃無狀甚矣令公何不具道其然而反之令改耶遂使傳道緒言之末繼以無稽錯說渠則已矣在令公豈得無責耶前日盛製醫閒集跋只以一字之誤至欲裂去之今此全篇之誤顧乃不蒙責改益恐自無虛受之地也今不免强顏修改因此人未可淹留未果奉稟

便改呈乞須命許改刊㡪開自新之路以少追
悔聖言之罪不勝慙懇之至

答李剛而

即承辱答知印須尚未廣可及未播之前㡪有
開新之路稍以為幸改本付來使呈納但自覺
殊未說盡又恐意思未到處復有謬誤如前度
也伏乞痛加繩削令入槼程得以少免人指點
也不勝懇望大抵吾輩凡有差失切宜互相規
責期以同歸於少過之地乃是朋友之道正不
合含糊容恕以相負也故敢告更祈垂諒幸甚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書

答李剛而

前書想已收覽未審信後動靜何似尋常懸慕詩人所謂何日忘之非虛語也滉老病如許雖不敢廢書冊其於收斂凝聚之功自覺無地以頓著無根以滋養深慨往日之空過而猶不能無望於桑榆之萬一也近日伏念　橋山遷動日夕哽塞今日雨勢大作益無以爲心奈何奈何想同此焦煎故發此無益之言耳前報舉幡

報德以爲用何蕃事者妄也更考漢哀帝將殺鮑宣其門人舉幡曰欲救鮑司隷者集此下集者千餘人何叔京父兌明其師馬伸爭立張邦昌事秦檜怒斥死故此用其事云耳且甕兒夜呱劉平父嘗掌舉子倉事盡力其任故云云想其俗生子不舉者納之甕盎等器而埋棄之今得平父之力兒得不棄而夜呱也（如胡寅初生其毋將不舉納之釜中文定夫人取之釜中而養之也）前來紙二字書往但筆力衰退不足涵雅賞耳

答李剛而

昨昨方伯來陶山因知令行回駕之由勞憊之餘勢不得不爾方深悵恨玆忽奉覩手翰又甚慰浣也南冥蕭寺之會甚適不知有何奇談異論幸可因風得聞緖餘否耶方伯會日適爾興發不覺兩俱沈醉前日所以苦口奉規於左右者躬自蹈之可笑可懼也來月念間之約深所企竚但正當凝冱之時遠道跋涉至爲未安浣病骨亦難保安健以奉江舍之款須審量日候與事勢而處之爲幸文公年譜今已推還付來

使送上伏惟視至餘冀令候珍毖不宣

答李剛而

每承遠顧存問頻仍今玆餽歲又出意外爲緣兩官偕遞騷擾非常時之比感愧之餘深有未安滉近緣人事應接頗煩因而違攝僅保不至委頓大槩明年六十三矣積病積衰倍甚他人固亦無恠所恨見理太晩處身太迂無以自拔於庸庸而名實之間不相應副處尤多尋常憂恐此間所賴以救過者惟有直諒朋友之益而又將與公闊別更遠懷抱如何可言柳太浩所

云悴言成虎未知其新聞耶舊聞耶使有新則未知何事若爲舊聞則何獨太浩所聞爲然如公幹輩在京時所聞皆然雖曰世情澆薄亦由自失所致往事不必深畱悔惟當因此深戒益厲新功爲自家著力處耳前後俯詢略報去幸照詳反復之如何印寄皇極內篇南嶽唱酬集皆所願見深荷惠及之意詩帖再蒙辱示而跋語之囑尤不敢當但貪玩諸公讚錄之美且此承畱卒業後奉還也啓蒙傳疑呈納覽後毋犯他眼收還又幸之甚農前政遞去則去任當

在正晦二初之間耶惟願益勵素業以慰遠慕

別紙

戴錫帽照天燭陳梁彥光爲相州刺史鎭靜臨民俗目爲戴錫帽帝聞之免官後拜相州發奸摘伏如神境內大治田元均治成都有聲人謂照天蠟燭但戴錫帽當時俗語有如此未詳何謂

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繫辭上篇第九章之說桂佑神謂助神化之功蓋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同揲蓍占卦然後人得以知吉凶此蓍卦之所

以有助於神化也

溫樹漢孔光性謹愼領尚書十餘年其休沐[illegible]家人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illegible]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此 出綱目成帝紀 溫室漢時殿中之省室名乃三公議政之所如今賓廳之類

長泰邑名也言非但我多事不暇作記兼亦長泰之邑非有三先生事迹而立祠堂於彼處無意謂也故至今不作耳

銀當羽化唐柳公權貯銀杯盃一笥緘封如故

而語皆亡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

學庸指南皆務决去而求必得之之說緣皆字撰出此意來巧則巧矣然上文初無惡惡不能如惡惡臭好善不能如好好色之云何得以皆務决去爲去此兩事耶須當以務决去爲去惡求必得爲得善乃爲分明其所以下皆字者言每於善惡皆當如此云耳

胡致堂所生毋據齊東野語等諸書所云其爲文定之妾無疑矣但嘗見有一書以致堂爲文定弟婦所生此說不足信也而忘記其書耳

伯淳先生論漢書處揚雄規模狹之下道即性也一句非雄之言亦先生言也先生既言雄規模狹而其下云云其意若曰道即性也知性之善然後可以言道雄之言性曰善惡混其於大本已錯看了更何有所得於道耶

筋斗此說終未解嘗問奇正字大升答云筋斗即俗所謂根倒之戲又云嘗見一僧說昔有人問禪悟旨卽筋斗而退恐或然也

太極圖說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章小註動靜陰陽是心天地之太極在人便是性天地之動靜

陰陽在人便是心天地之金木水火土在人便是仁義禮智信天地之化生萬物在人便是萬事蓋一陰一陽流行造化即是天地之心故人得是以生亦以是爲心

答李剛而 癸亥

一自賦歸邈阻音塵兒子還自宜春得見二月初六日惠書知三徑逍遙日有佳趣令人想味輿慕不能已也滉幸此無他近緣奠墓省姊等事力疾爲龍宮醴泉之行適値雨水疲極而返仁吉又來作別是日黃仲擧訃音又至同爲驚

勸人事之不可料至此極耶此人開爽敏快曉好此學在州殊有倡率之事盡力仕學因勞生病擔輿而歸卒於襄陽道上有老母無嗣子甚可哀痛想聞之同此懷也公之在彼得謗盈車果如示喻然去後之思深足聽聞遠慰病舊之懷者非一悠悠之談亦何足深計也仁吉含嗟之意大槩亦同但不能悉言耳彩牋佳惠深荷深荷名香一封隨簡以上餘祝對時清茂以副遠慕

與李剛而

秋序屬季遙想閒處體味清勝曾見邸報秋議
已遞其於軍職之付進退猶可任意私致向賀
滉幸此粗遣前患亦不至重作老拙屛居優游
山野隨分所得趣味無窮恨隔遠不得與尋常
共此樂耳向日辱問數條略在別紙未知其然
否幸詳訂回喩何如晦菴年譜示喩云云又囑
李公幹令其推問於梁山士人崔晃處意必不
至失去也月城祠宇所祀人事公幹云本州諸
士人之意欲祀崔薛而角干則雖有武功不合
於儒宮之祀令意則在於角干此事難定正與

星山書院事同吾亦無如之何觀公幹意祠中尚有未訖功事稍稍營訖之際仍期已滿何必於吾任時定祀其人而取紛紛口舌哉此人如此占便宜可笑且以星山書院鄙文旣刊懸而還去之譏其與魏鄭公豐碑蹶復立事相類云云而無意於商議處置之宜吾何言哉

答李剛而 甲子

京書别紙示喻感感此輩方其得志鴟張之日固已料其必有如此之計今果然矣亦不足怪幸而 聖斷赫然且此必安所未知者此後交

象何如耳然當此時在人者吾無如之何在我者尤當益堅所守壁立萬仞庶幾終始不負所學竊觀吾儕中聞其聲者無不隕穫失措欲變其所爲可笑可憐不知左右近日意思如何如何向來志趣固知甚好然爲學未甚得其門路所見猶未精約所守猶未堅定或恐未免有時爲人所前却也若如此立脚不定反不如初不知有學問者之純愚無知也古所謂韜晦避禍者但不當誇張衒露以取善名而內實虛僞適入禍網云耳若爲學實地工夫豈可因世變而

有所改耶見諸人立脚不定令人氣悶故聊發
於左右亦不可以示人也

答李剛而

所諭官凋俗弊至此之極其於讀書爲學果似無暇當初求得可謂非計然一以爲捧擻之喜一以分共理之　憂其勢固難自便旣當此境惟思竭心力以盡職驗所學以益勉如斯而已賢勞之嘆厭事之念竊恐非吾儒宗旨與家風也如滉癃病無用於世加之年老昏耗雖幸得天放閒界所以飭躬勉業者苦未副平生之願

而不好題目先播於娼嫉之徒每於黄卷中着
對聖賢心事也寵和佳句珍誦無已但以譬擬
非倫不敢示人增深跼蹐耳江南與隴頭之遙
一枝梅信足矣今更有如許寄物不敢不拜領
尤所忝安

答李剛而

滉尚保殘骸山居澗飲隨分消遣不知窮匱之
有妨於吾所安也所恨精耗眼昏不能看書學
之不進因此可見而蘭契如令公在遠無可與
論此懷者恒用缺悒竊瞷來喻別紙之云正與

鄙抱不相遠也況加有鎭衛撫字之事米塩瑣扑之勞宜其有云云之歎也然出處一視閒劇司致正不可徒自煎熬而不思自拔也居官爲學之道朱先生與范伯崇書言之悉矣幸考得而體味之當不爲無益也年譜聞已推還可無失去爲慰

答李剛而

悠悠之思入秋更深樂安人來承奉惠音喜慰曷勝仍審閤中有恖疚而且重公私兩關往來忽撓聞來深用慮仰滉依舊漳濵只緣旱虐太

甚將有靡孑之慘田家嗷嗷與之同憂流聞湖南不然今示云云可恠天災之懷裏無處不及也臨清臺記文金佐郎八元得之京師近寄來示且云令公已於此構亭以表之令人慨想不已但竊觀其文似多有誤字落字不知所得而入石者能得善本無誤耶欲取勘正所得草本同封送上煩爲校對去誤存正却以見還幸甚幸甚又以鄙見疑其文法不類曹梅溪他文字無乃立之言爲是耶抑爲曹之文有他證耶并望喻破居業錄外如魯齋論遺書外書分類皆

所無着如蒙印寄幸亦大矣

示喻許魯齋千文末曾得見然其所謂太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爲一此四句無一句無病痛竊疑魯齋所見或不能無少差誤然不應如此之甚得非其書是無忌憚者托魯齋而僞爲者耶

答李剛而

前月中府人來致厚書卽授報書去後繼得李察訪奴齋到令書及臨清臺記相承亭記寒暄行狀等兼有別紙具言兩公謫居首末甚悉兩

公遭時不祥禍故至此令人發籲天無從之歎而不及百年故迹堙没非公尚慕風義之篤疇肯詢訪發揮能如是乎臨清一記文體與相承亭記大不相似揆以他文字亦固可疑但其鄉著所藏寫本所題年月軒號如彼分明又詳考其語意與所自稱述者只似從文人騷客懷抱中來略無有儒者學問義理一段氣象則爲梅溪之作决矣古之文章之士往往有别出異體之作比其他作如出二手者梅溪此文其亦别體者歟然則刻記文年月下依舊本書梅溪而

註其下云此文得於鄉人某家藏舊本如此或云是金先生作恐不然也云云如何如何前往復記文一紙復以呈似檢覈所訂諸字處之爲佳行狀祭文相承亭記姑留以俟後日餘詳別紙

別紙

堂名定以景賢會已輒去堂記滉病昏益甚無力可辦他人若不肯作須令公自作可也壯節亭等記先生自作亭而自記之無所不可於義但辭語或觸時忌處不可不戒亦隨時之義當

然也此文尤當夜雨頷病未時作隨後寫呈記中訂字詳在本稾但余非慕陶須去非字其義方通然而余慕陶學孔孟者也此八字語意局促短拙尤似非梅溪他文之體疑必有闕字但不敢揣加某字耳不憂不懼之術術字亦未穩然此必本文非後人所加則只當依本文耳

旣修書後思得臺記乃梅溪作只刻此文而文末註語云云而已則非徒太略意若歸重於梅溪而不及寒暄非令公所爲景慕寒暄之意也若爲此而鋪張作記大書深刻誇播遠近亦爲

恐非今日之所宜吾輩題目猶在時人指點伺隙或致駭機之發不可測故只於刻記下令公自作跋語略敘兩公謫居時所嘗遊之地不忍蕪沒聊爲作小屋以表之且云梅溪有此文而寒暄未有文字徵其游跡然而寒暄祭梅溪文叙同謫相遊好之意如此云云則其共游玩於此可知故同以景賢名之云云如此略記其實而已見者不怒而無召鬧之患合愼言之節如何如何王曾齋天地萬物論甚荷印惠之意其中多奇聞異見儘有聳動人處但此老所見不

平實其牽拽强說處殊多未敢皆以爲可信爾
程集刻後序事何以處之恐不當贅附刻入也

答李剛而 乙丑

不意　國恤普深恫疾如澆尤以退在未安適
因辭狀　命遞同知稍以爲幸示問墓祭忌日
雖似未安似不可廢故不上冢只於齋舍設素
饌暫以白衣冠行之似無妨時祭則不可以素
饌行之卒哭前權宜停廢似當卒哭後烏帽行
之令論爲當且祭時當立據禮文無疑但國俗
生時子弟無侍立之禮祭時不能盡如古禮如

墓祭忌祭皆循俗爲之惟於時祭則三獻以前皆立侑食後乃坐此家間所行之禮也未知令意何如寒暄家範内夷虜二字有病姑闕之何妨其與佔畢相貳事未可率易言之姑俟後日

答李剛而

蒲節寄書拜報未幾又此辱問幷致濂洛風雅寒暄事編等二書三冊承領以還無任欣浣之至滉頃上辭狀 命遞樞府 下旨[redacted]諭積年憂惶今乃頓釋自今可與田翁野老相娛適以終病齒稍幸萬萬示喻寒暄事錄此間亦曾得

見嘆其奇禍之餘文籍散逸無存今之所得止此皆殘剩片段之一二非唯不足以見大賢之宏規或反似有累於前修之芳躅殊不滿人意每因其子孫詢訪則了無加得之路云尤使人氣悶今奉來喻乃知亦有所疑欲姑隱而不出似與鄙意有合焉不知當竟如何而可其孫金立之今宰義興與滉有舊分同年欲來見囑以碑文之述此非滉所能當已再三力辭之假使不辭而欲述其事蹟之役沒若此其何以揄揚於後世耶送來印本姑留此徐更反復續請敎

也濂洛風雅得未曾見深以荷幸其他俯詢諸目皆於後便奉對就中拙編理學錄者草成五六卷但苦眼昏雖校猶未十分又當更正書一番乃可示人而精力不逮數年掩置恐終未訖手時自撫嘆而已所云古詩抄編者滉本無此事必傳者誤也

答李剛而

鄕會還自樂安承見令書知令履康勝欣賀欣賀滉自蒙 恩命日覺分義之安老態雖深殊不知贖耗之爲患也前患書有俯詢數條粗寫

鄙見別紙呈去未知爲得否也今來所問亦略報數條人忙未悉且俟後日

景賢錄疎略近金立之持一本來示與滉曾得草本比校有所加得但向見京居儒生鄭崑壽者寒暄先生外孫也其所藏草本比此數本又若有加數條已令立之倂取其本來寄矣俟得此本之來參互訂定寫一本送納爲意須姑停印布以俟之何如

一 別紙

濂洛風雅延平詩註建中七友此七字當是士

字之誤閩中有建州故亦謂之建中王文憲金華人而得此詩於建中友人處故云建中士友羅先生彩筆詩所以在延平詩後者非誤也以此詩實和延平而作故題云羅先生賜和而綴其後和與次韻不同故用別韻但觀其詩未見有和延平柘軒詩意者此則未可知耳

向云明招乃婺州山名東萊大愚兄弟講道之所後人就其地立祠祀二呂云風雅中明括之括當改為招無疑矣

橫渠呂不韋春秋絕句所謂魯史修者假魯史

之名以言不韋之作春秋耳措辭兩難求謂懸
金市上募有能增減一字者與千金無有人敢
增減一字者故曰兩難求也兩謂或增或減也
西遷謂不韋得罪西遷于蜀而死也言當不韋
盜權之時諸儒畏誅故鉗口而莫敢增減耳若
此書之傳果在西遷之後則諸儒豈肯鉗口而
不爲之增減乎以譏不韋肆行威虐欲保妄作
適所以促其滅亡之禍也
萬古長空一片心此句滉亦每以爲疑觀其上
句謂向來妙處今遺恨而系以此句正是序中

所謂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者但所謂長空一片心者語意曠蕩虛邈懸空說著全似禪家頓超氣味不類吾儒說心處無乃先生於是時新覺禪學之非因寓僧房而有感於此事自言向來自以爲妙悟處今却有遺恨者何也即誤認吾心爲萬古長空一片孤懸底物其誤入如此所以爲可恨云爾耶

底是高人達觀心底是猶言何者是也蓋貫賦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令取以名軒故謂一日之中只有遥山碧而已不知何者是高人達觀心

耶佛者云世間萬法一切由心造故此亦因其語而試問之耳

泡沫風燈敢自憐佛以人世爲夢幻泡影皆言空也詩人謂人生一世如風燈言易滅也言架壑之舡不知停棹之幾千萬年則滄海之大尚變爲桑田如此況人生一世如泡沫風燈之須臾空滅者敢欲控摶而自憐愛乎

答李剛而

前月承問因樂安子弟之歸曾已報去未知達否今書安勝喜慰何喻涀依舊屛伏頃與諸友

再讀啓蒙書因見向所草傳疑中多有當除處
當補處前已所藏傳本若搜來須於後便寄示
不可不再經眼目故敢白耳寒暄行實等多方
尋覓其子孫等亦無可多得之路故近方草定
垂畢而未畢今未送上當隨後便爲意前來詢
目妄以臆見條答附上有未當處不惜回諭幸
甚今來別紙隨當條釋呈納訓蒙絕句荷寄珍
重
示喻訓蒙詩胡敬齋亦以爲朱先生作滉亦曾
見之然滉嘗反覆參詳非但義理之疎意味亦

淺非但意味之淺文詞又休歇且以上三者姑不論只看其命題立訓大槩規模已覺非出於先生之手其末乃攬取先生二絕句附入刋行欲以是瞞天下後世之人以明其上諸詩之皆爲先生作不知碔砆美玉之終不可合爲一也滉向在都下以是語人莫有信者惟奇明彦一聞鄙說嚮應之曰吾亦嘗云云由是益知鄙見或不至大妄所以不願附行於年譜之下不知高明終以爲如何也

又前一段問者以惡爲自惻隱發恐此自是問

者之失先生偶未及曉析其失或曉析而記
遺之歟未可知也其實惡爲羞惡之發顯然無
疑故下段以爲怒與惡皆羞惡之發云
天命圖說以欲屬土別無他意以爲欲之於七
情似可謂無所不在故屬之如此耳然先生雖
嘗以七者分之惻隱羞惡兩端畢竟以爲七情
不可分配四端蓋欲一一分配則不免有牽合
之病今當只就先生說中略綽領會了毋深求
苦索吾心地便自洒然也
德陰道陽德者已得之名故爲陰道者方行之

名故爲陽與公事有陰陽之義相類
微菴程氏非心在腔裏而謂當在於視聽食味
說亦謂心不在軀殼而只在視聽等乃是心失
主宰而逐物也恐與程子所謂內外之兩忘者
異矣若內外兩忘則腔子裏主宰之心即在視
聽食味之心也

答李剛而

近欒安守奴還獲承八月廿八日令書具得
示意深用抒鬱鄭生所錄草本近方寄來兼得
金立之所錄與刊本參互考訂擬爲定本一冊

緣兩人所錄亦疎脫莫由完備然比之曾刊本
猶爲彼善於此不知如此可繡梓以傳否乎其
間亦有滉所傳聞錄入者數三條恐或非實不
可不質於其子孫故寄示義興令其看審若是
實事非虛則自彼直送于貴府若非實而當改
則還之于此容得改定而送之以此諭于立之
未知立之如何處之耳且寄示奇明彥所論與
滉所見皆同其中家範令意以先生所自作爲
重此意果然滉當初意亦如此已錄全篇於卷
中反復詳審終覺未安處非一二欲不錄則意

思甚好可惜錄之則反有損於先生道德之高不得已倣史家紀事傳信不錄其文之法撮所爲一條錄入卷中然後始得見明彥之論及令胤之言不能改定以從指敎之意亦不能盡同明彥之言悚息悚息令公亦曾見洪原所刋吉先生集否其中所錄山居序者甚不滿人意恐或他人作或少作皆未可知而刋入流傳甚未安每恨當時收錄者之不善計也故今不敢效其所爲如何如何凡其他去取僭妄之罪粗見別冊子幷望參照有所不可却以回諭再三生

復校叢庚免大謬而後入梓未晚也來諭佔畢先生事果然其他亦多有如此之事大抵於精一敬義之學不甚留意故馴致鶻突如此可惜亦可懼也魚相世謙聞其倜儻多奇節亦 光廟朝出身參翊戴功他未有聞餘未縷悉

別紙

寒暄公詩滉亦有未曉處然其大意謂此道至大隨時隨處無所不在如裘褐然君子出處之間雖欲如齊行潦止之得宜豈一一能中其節乎此二句已含譏諷意言道不行而不能隱失

時中之義也 使蘭而苟得列乎衆芳則終當變芳香而化蕭艾也必矣夫牛可耕馬可乘物各循性謂之道若蘭變爲蕭物不循性如此則人何從而信此道之爲道乎 此譏責亦太露矣

佔畢詩意謂不幸而非分仕宦忽至於卿大夫其於匡捄之事行道之責我何能任之我之迂拙如此後輩如君之嘲笑固其宜也然區區於乘勢射利以圖進取之事則吾亦不爲之耳官聯見周禮言以官職相聯而同事王事也

右兩詩往復如此而已秋江所謂佔畢寒暄相

貳者今無以考其爲某時某事但令以佔畢公
全集觀之惟以詩文爲第一義未嘗留意於此
學此道而寒暄以是歸責雖以師弟之分之重
固不能志同氣合而終不相貳也又豈待形於
事蹟顯相排擯然後謂之相貳耶
寒暄外孫援古譜例不錄固然矣然滉曾見其
曾孫鄭崑壽及其弟述皆志學好善之士其他
亦豈無其餘風耶如此等人其名一不見於錄中
亦似有欠今思之擬刊錄本中先生子孫譜一
張其前面已爲此譜而後面則空矣欲別爲先

生外孫圖寫入其空處而刻之無乃好乎後當
草上
金先生行實南冥所録可補闕漏當如令示別
張寫刊爲佳然則當幷録其各條下所論之語
而其初面題云某人追録先生行實云云何如
但其間有可疑者第一條云云祭之前夕非出
主之時恐有誤傳也第三條受刑時事節目太
詳太慘令人掩目不忍看恐只如前録所云令
覩者知其從容就死足矣不必如此盡其曲折
何如何如第六條東晉之末云云東晉末無王

林羣禍恐晉當作漢邪最末條兩君皆有當谷之器谷字未知何義耶更詳處之爲佳

答李剛而問目喪禮 ○丙寅

去紐左衽禮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疏衽衣襟也生向右句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并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今按禮但云不紐無去紐之文世俗承誤以不爲去非也又紐世謂衣襟之系亦非也其文曰結絞不紐絞音爻斂

時之布謂之絞絞字音巧者緊結之義與此字
同義矣　紐雖訓結也此紐字非止結也謂斂尸
布兩端相結處畢結之令緊固不作耳樣結令
易解也故疏說云云今人以絞爲襟系已誤矣
又錯認紐字之義斂衣襟系皆去之失之矣左
衽之義疏說如此未詳是否襲不用絞故無此
一節　韻書別有衽字衣結也疑此乃襟系之
名
握手家禮劉氏說不分曉細詳儀禮本文明是
用兩箇兩手各用一也今都下人力主用一之

說問之則其言正如來喩所謂束兩手加腹以
象平時拱手之狀然以其說求用之之法一則
兩手並結擬諸平時而思之至爲未安一則兩
肱臂節所置各當其左右脅下髀上之間橫斜
反戾勢不順適又象平時拱手之說古無所據
而況斂襲尸體不取順適而欲强加以端拱之
象尤不近情故奇明彥曾考訂儀禮觧釋爲一
說以破其惑而世之人强不可令者尚多不從
甚矣人之難曉也但明彥說於所以結束處亦
未明白惟丘瓊山家禮握手圖用二片四角皆

有繫以之結束便易今恐只依此製用爲當也
行第稱呼此事人多疑之按家禮云彼一等之
親有幾人稱幾丈云云以此觀之通同姓有服
之兄弟而分其先後生次第而爲稱呼明矣其
或堂兄弟或再從兄弟或三從兄弟則各從其
一時見在之親而爲定似不拘恒規也若以爲
同生兄弟其數不應如許之多也題主所謂第
幾者亦指此而言或以爲上自始祖者以世代
次第言之此說非
前日所詢第幾之稱奉報有未盡今更及之其

生時所稱則以再從三從等兄弟之次爲定無疑矣至神主所題令人多以爲世代之次嘗見治平要覽兗武上繼元帝後處註云云其意亦以世代之次爲第幾此註乃　本朝鄭麟趾等所爲則吾東人自前輩已有此說然滉意終以爲未然者一般第幾字生死異用恐無是理又朱子答郭子從論主式處云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若爲世代之稱豈宜曰幾郎幾公耶惟兄弟之次乃生以爲號故死亦仍稱之耳故滉謂令人生時既無第幾之

稱神主不用此稱恐無不可者也
父在爲母期古禮也今雖廬墓旣依古禮期而
除服則何可不返魂而仍爲廬墓乎只當返魂
而以禫服行之至當旣曰爲父除衰而又曰禫
服行之未安此不知禮而徒徇情之言也今
國恤官人卒哭後變服有事於陵所則反喪服
者與父在爲母期之禮全不相似不可援此而
反用旣除之服以祭也惟反魂一事則禮意雖
如上所云若未免俗習則且或從俗亦恐無妨
耳

用油灰或槨內或槨外所宜不曾親歷其利害故不敢臆料以妄報也且此間士人會有欲純用油灰者滉意朱子既有瀝青無益之說而只用沙灰云今若用純油灰漸以成俗則貧者力不辦恐有緣此而葬不以時是自我開弊也如何其人遂不用此乃二十年前事今而思之開弊雖未安滉勸止之亦無乃傷孝子之心反爲未安以此今日尤難於答辱問也

明器古人亦有不用之說其不用者恐致壙中空闊且無益故也然制禮之意云不欲致死之

故用平時之物不當致生之故具而不可用其
義亦甚切至而精微略用而別作便房以掩之
恐無不可也
兩親墓東西定位想中國俗葬皆男左女右故
朱先生葬劉夫人時只循俗爲之其後丘文莊
亦不欲異俗而云云也然朱子答陳安卿之問
分明謂祭而以西爲上葬時亦當如此方是則
此乃爲晩年定論而後世之所當法也今者尊
先祖考妣墓雖與今所定左右不同況意朱子
定論既如彼又西邊狹側不可用則用於東邊

恐無可疑也今之所恨在於先祖考妣位次難
改無如之何耳不當緣此而有疑於今所定也
如何如何大抵丘文莊好惡頗有不中理處恐
不必盡從其論也
筲制未詳恐未必別有其制也
明器便房依家禮實土及半或過半穿壙一旁
作小龕藏之而密塞其口因而下土見人葬皆
用此禮未見用於棺槨間者
陷中誤書云者謂第幾爲世數之誤耶此本謂
行輩而今爲代數其誤明甚然改之亦重難始

仍之何如 朱門人有神主違尺度者有製喪服失古制者問欲追改先生皆答以不當改故云

恐難改

答李剛而 丁卯

李春年來自廂中傳曾親謁面授之言如奉音顏不任慰釋但春年云欒悴太甚李應書中亦深以是爲憂未審令公何不顧聖訓一向過戚至此耶聖人以孝子不勝喪爲無子此豈導人於不盡孝云爾耶過猶不及欲採鄉里人子有至性而不識理者以死傷生故垂此大訓耳令

以平生所學何如乃不念此而欲躬蹈之耶
知今體素虛加以荼毒若無別用意保惜何以
乎頓憊之極更望勿以愚戇爲妄千萬祈祝

答李剛而 戊辰

近見密陽教官裴 三益 自言嘗得詣謁粗聞動
靜惟增戀想之至玆乃伏承遠問感佩之深又
不可勝因悉尊候支勝中尚有濕瘇等患未盡
祛遣然外除且近爾後自當勿藥有喜益淸健
矣滉百病垂死之境沓遭 誤恩之下震灼窘
迫拔訴血誠略不蒙 念聽矜許諸公又無有

出力營救之者勢將陷於罪戾而後已雖知如此百計千思更無可進之義不得已近復拜上一疏未知又作如何結末也固知虛名自古所患然豈有如滉之甚者耶以此居常兢慄無聊前來啓蒙書猶未校遍謹俟事定一過目了當以還癡

與李剛而

九秋凉冷未審令候安否何如自經外除來每欲一書奉候苦於無便且以稽滯　召命常在工忽無聊中上下具愧恨滉百年不免六月末扶

身觸熱來入 國門擬欲謝 恩後旋發 上
下顯知實病因可乞身而退則歸帆當在未寒
之前既至委責多端出於料外其中文任最非
老病所堪不得已極力辭避近方蒙免緣此乞
退之事甚有妨礙時未出口而秋序將盡今未
脫身而去則風霜凜冽雖欲去勢難千里冒寒
鬱鬱度日甚悔一來之誤計也奈何不審令公
今者當何爻象如有銀臺玉堂之除 召命且
下可能不俟駕行否耶耶擬長成均季應否入點
假令令公爲之於行止當何决都不聞令體知

何進退安所計良用疑慮有來毋惜惠音餘祈
珍愛不具

答李剛而

前月捧有 旨人下去拜一書久未得信亦未
審來否如何忽擎寄札適與辭狀 啓下同時
知舊患猶未快竟停幡然之起不勝缺望之至
前日 上書得見於朝報多誤與脫然大槩知
出於忠讜積誠之餘歎賞無已但凡事極難排
於弊深之後無可著手處憂悶奈何甚羨令公
處之得宜況明春當去未卜遂否病臥三冬兀

若無憑惟令諒臘候衍慫常愼重萬萬

答李剛而

頃見惠書答附觀象之行今復得玉堂人捧來書審知患證非偶然深爲懸情素知令體未甚充完加以草土三年餘羸毀可想而又仍蔬素至今何恠乎積傷如不支耶先王制喪禮雖極致謹於饘粥蔬素之間又反復開示以權宜扶生之道此豈薄於君親而然耶必有甚不得已處故如是立教若以極憊極傷如令體而猶執致謹之說終却用權愚恐非達識君子所忍爲

也如何如何滉寒疾在告已數月惶恐愧負不知所云惟冀珍愛不宣

答李剛而 己巳

徐敬差送到惠書具審近況甚慰懸懸第承患在阿堵尚未見勿藥之效奉深歎恨得非憂中毁戚太過積傷積損以致精耗之餘猝難旺復而然耶竊謂能愼保攝治療張籍之患未甚豈有不復之理耶且朋儕間事不獨此間所聞一國傳播皆以爲當毫毛不關事兩皆名流至於違背如此莫不疑恠而嗤笑之雖如滉者亦不

兒爲兩君嗟惜之深傳疑書卽當回納但與此
間諸人所傳錄者相混未能分辨他日在京兒
孫下來辨出後寄納伏惟照諒

答李剛而 庚午

爲僧又來承覩惠書兼之問僧頗得起居之詳
積鬱霧披但尋常遠想免喪以來往年所苦自
應豁除日向清茂矣今示諸恙尚爾非一重以
山行失護致有損傷乃至經時越歲少見安日
爲左右深覺懸懸也去春半宜寧奴來還拜一
書附送今其卽時往呈如或答書俟便寄來豈

謂至今不傳奴頑甚矣別紙數事各有草報幸可笑領所謂意外之患者亦於別紙略及之大槩愚意不欲令公憚其言而力爲發明又不須屑屑求合也况去年之退已無復入之理加以七十之年適當此際請遂至願可謂天幸之會聖德如天本無還　召之意緣諸公枉費拈挑復此纏拘深訝諸公不爲人開一好徑路也去五月得　聖旨有調來之語賴此偷假時月之間然終非所安將復冒瀆上請箋已草定竊聞朝廷方有論請殊未安靖姑且停候日久竟寢

年饑萬姓嗷嗷水旱洊仍西成又未可必而內外事有大可憂者嫠不恤緯之誚寧得免乎滉有外姑在宜寧欲一往而不得榮郡撤浴令公雖有意亦豈易逐閒精舍新成賞心得地深賀之忱略見數紙寫在別牋雪紙淸風拜荷珍貺惟祝以時衛攝萬重不宣

不俚口事人人傳說每不能無疑曹君有高世重名意謂其人必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天下萬物無足以攖其心者彼鄉里一婦失行與否是何等一塵穢事使斯人而遇說此事

宜若洗耳而不聞乃爲之自貶損高節與人爭是非費盡心機至於積年而猶不知止誠所未曉然公不幸而遭此變亦不須分疏亦不須傷嘆亦不當以全交爲望惟當自反而牢定脚跟硬着脊梁仁禮存心而拖如舜之憂直義養氣而果如曾之勇超然若不聞其言灑然無相及其事邈焉爲不知也者而處之吾這裏眞樂自無窮矣他尚何爲哉不然若以全交爲念而有分疏求合之意則吾恐受屈滋深而終無可全之理也堂齋諸嶺亦

欲寫呈近患眼疾殊苦又庚熱揮汗尤難強
作未果悵悵

答李剛而

前者辱詢語錄中七情所發所屬有異同兩段說因循忘却今始以謬見稟正焉上段以哀懼爲惻隱發則當屬木下段却以二者屬水誠可疑竊思其所以然者所發與所屬自是兩項事不可以其所發而求所屬之必同蓋發者言其所從出之原脉也屬者言其所分肄之門類也哀爲傷怛之極懼是怵惕之甚故知二者爲惻

陰之發然哀之慘切懼而寒慄以其象類而分
隸則固當屬之水矣若屬之木則全不相類若
其發於陽發於陰之說亦不過以其象類意思
分言之喜愛欲皆順境有平舒進爲底意象故
爲陽之發怒哀懼惡皆逆境有切蹙收損底意
象故爲陰之發然又以欲爲屬水其說亦同於
上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書退

十二